

重庆女铁匠的淬火人生

周津菁 本报驻重庆记者 戴 亭

黑水滩河畔的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又响起来。碧绿葱茏的黄桷树下,潺潺的流水细细聆听铁匠铺里的故事。铁匠铺门口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红炉火烤烟熏屋”,下联是“抡锤煅打女铁匠”,横批是“老公掌火”。这抡锤煅打的女铁匠,说的就是家住重庆市北碚区偏岩古镇的经小玲。

6月27日,重庆市北碚区金刀峡镇政府向经小玲颁发了改革开放30年贡献奖,并将“陈家刀”的制作工艺定为镇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铁匠铺里炉火腾腾,丈夫陈德文手执小锤,急敲快打;妻子经小玲抡圆了十几斤重的大锤,追赶着丈夫的击点。暴风骤雨般的端打和又重又狠的甩打相互交错,劳动的节拍分外铿锵。

嫁进铁匠铺

1991年,刚满20岁的经小玲嫁给偏岩古镇陈家铁铺九娃子陈德文的时候,打铁的手艺已经在陈家传了三代了,一家人几乎都会打铁。几代人守着黑水滩河边的铁匠铺子,打造锋利耐用的“陈家刀”。乡亲们常常来光顾老陈家铁匠铺,买上几件农具,定制几样铁器。打铁声声,流水潺潺,铁匠铺早已成为偏岩古镇上的一道乡土风景。九娃子陈德文憨厚实在,托媒人娶了这房俊俏的媳妇,幸福的微笑天天洋溢在他黧黑的脸上。

经小玲出生在金刀峡镇小华蓼村,她是家里的四丫头。小小年纪的她学着做家务、干农活:煮饭、喂猪、打柴、种地,样样不含糊。小玲13岁就能担100来斤的肥料,背上个八九十斤重的粮食。经小玲年轻俊俏,又吃苦耐劳,年纪一到,媒人就上了门。每逢一、四、七赶集的时候,经小玲就会应约去铁匠铺看看。在那时,她的家庭梦想不过是嫁过去后生儿女、浆洗做饭、洒扫庭除而已。

嫁到镇上以后,她时常帮着料理铁匠铺,没事的时候也帮着丈夫抡几锤。1993年8月,陈家分了家,由陈德文接管铁匠铺,两口子与母亲住在老屋。家里开销太多,雇佣别人打铁还得付不菲的工钱,小玲决定抡起铁锤,做丈夫的下手。那时,经小玲的女儿陈爽才刚刚出生3个月。

最有悟性的学徒

熔铁的火又在炉膛里烧了十几年,熔铁大汉九娃子旁边,一直站着容貌俊俏、行动矫健的四丫头。老公掌火,妻子抡锤,铁活要一件一件地做,日子也在一天一天地过。回忆起刚开始向丈夫学习打铁技艺时的往事,小玲十分感慨。掌火师傅的小锤敲到哪里,小玲的大锤就必须打到哪里,这对于当时体重不过八九十斤的她,实在辛苦。最初她只能抡起五六斤的铁锤,使劲跟上了脚上手上,烫得钻心,疼得眼泪直掉。打铁就怕耽误火候,她流着汗,忍着痛,继续抡锤。有一次,她没有掌握好节奏,一锤敲在丈夫的头上,看着陈德文的脑壳上又青又肿,小玲急得直跺脚,心疼极了。丈夫并没有责怪小玲,而是轻轻地说了声“再来”。

陈家掌火师傅和下手之间需要高度的默契,两人不用说话,用形体语言和敲击节奏传递信息。小玲说,当她想停下来歇口气时,就会慢慢举高大锤,掌火的丈夫就会领会妻子的意思,马上停下来。掌火师傅手里的小锤就像一个指挥棒,带动着整个敲打过程。下手的大锤打法主要分为甩打和端打两种:甩打时弓步扎好,张开臂膀,抡圆锤子猛打,掌火师傅敲两下,下手敲一下;端打时身体半蹲,和掌火师傅一人一下交替打。在端打过程中,需要时时翻动铁胚两面打,掌火师傅要翻铁了,他的小锤就会

由敲一下变为敲两下,下手再用大锤打一下,紧接着就是掌火师傅的翻铁动作……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错落有致。陈德文骄傲地说,这就是陈家铁匠铺独有的节奏。

为了让小玲尽快掌握打铁的节奏和技巧,小两口休息时仍然在切磋技艺。陈德文让小玲坐在他跟前,两人用手在他的腿上练节拍,小两口“滴滴答答”地数着打铁节奏,一来二去,小玲的技巧娴熟了,心也醉了。别人问,为什么一般的打铁徒弟要一两年才能掌握的打铁技巧,小玲能在两三个月就学会?小玲乐呵呵地说,师傅脾气好,有耐心;陈德文说,小玲人聪明,有悟性。

小玲手里的铁锤从五六斤变成了七八斤,再到现在的十几斤,老公的小锤指哪儿,她打哪儿,连续几十锤,毫不含糊。

“打点儿吃点儿清汤汤”

地方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自古铁匠营生就不容易,一把简单的菜刀也需要铁匠挥汗如雨上百锤才能成型。铺子里叮当的敲打声不绝于耳,老辈们说那打铁发出的声音多像在讲:“打点儿吃点儿清汤汤”啊!“打点儿”,就“吃点儿”,打多少吃多少,仅仅能用汤水糊口。

现如今,陈家铺子里菜刀、锄头、火钳、铁犁、烟刀等铁具样样齐全,五六十岁的老农们习惯到陈家铺子订购铁器,修理农具。夫妇俩常年承担着辛苦的劳动,微薄的收



嫁到陈家铁铺,经小玲也成了打铁的行家。 周津菁 摄



经小玲手里的铁锤从五六斤变成了七八斤,再到现在的十几斤,她能连续抡上几十锤。 周津菁 摄

人让生活显得几多辛酸。随着女儿陈爽渐渐长大,不菲的学费给铁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夫妻俩总想多做一些,再打一些,一切为了孩子的前程。很多次,劳累了一整天的夫妇俩回到家,没有力气做饭、整理家务,看着年幼的女儿跟着受苦,经小玲不知偷偷掉了多少眼泪。

小玲望着炉火,动情地对记者讲着他们可爱的女儿陈爽,孩子马上就要上高二了,成绩优异的她从小就听话懂事。陈爽上小学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说爸爸身患胃病,但还坚持和妈妈一起打铁,全都是为了这个家。老师让小陈爽在班里念这篇作文,孩子边念边哭。话到这里,小玲说打铁有个工序叫“淬火”,就是将烧红的铁胚有技巧地放在水里冷却,铁胚到水里会发出声音,就像“取穷”的音。

夫妇俩一度无法忍受这样的劳累和清贫,托小玲的妹妹在合川的一家工厂为陈德文找了份做钳工的工作。陈德文已经到厂里报了到,回家等候消息。可是他一想到要离开这家传三代的老活计,便心酸不已,夫妻相对沉默良久,还是决定要继续支撑这个铁匠铺。

千锤百炼铁融钢

经小玲早已经是打铁的行家了,从煤的筛选,到铁和钢原料的购置,再到铁器的生产流程,她样样熟悉。她拿起刻有她和丈夫陈德文名字的“陈家刀”对记者说:“我也买过工厂生产的菜刀,那可没有

我家的锋利耐用!”

“陈家刀”的制作过程讲究“安钢”:先把钢打好,把铁化开,再把钢夹在中间,就做成了菜刀胚子。之后,掌火师傅就会把胚子放进熔炉里加温,待到胚子红热出炉,急打、快打和重打、狠打交错进行。铁和钢就会在高温和重击下融为一体。“陈家刀”因此刀刃含钢,既有钢的硬度,又有铁的韧性。

近年来,女铁匠的故事和“陈家刀”一样名声在外,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来铁铺拜访,挥锤打铁的女铁匠已经成为偏岩古镇上一道古朴的风景线。

在众人眼里,小玲爱说爱笑,而她和丈夫的生活之路仍然平凡而艰辛。铁器的工业生产渐渐把铁匠行业挤到濒危的边缘,现在,来光顾陈家铁铺的买主也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农。前些日子,北碚的一些旅游景点想出资聘请经小玲夫妇去表演打铁技艺,可陈德文一直舍不得离开小铁铺,迟迟不给对方答复。小玲深深理解丈夫的选择,她说:“政府给了我们不少支持,我们也要尽量为家乡人多做些贡献呀。”



7月8日在许昌拍摄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皇阁破败的情景——“龙头”杳无踪影,檐木朽坏。



脱落的建筑彩绘

省级文保单位没钱做维修方案 许昌玉皇阁有点寒酸有点无奈

本报记者 翟 群

日前有读者致电本报,反映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第一高级中学院内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皇阁由于风雨侵蚀、年久失修,显得非常破败,亟须加强保护。

记者随即与许昌县文化局文物保护管理所取得了联系。所长贺彦伟向记者介绍,玉皇阁始建于北宋年间,为天爷庙建筑之一。天爷庙其他建筑在民国年间蒋冯大战的战火及“文革”十年浩劫中被毁,现仅存玉皇阁大殿。“上世纪50年代许昌第一高级中学建校时,玉皇阁就被划归给学校使用。先后做过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现在是老年活动室。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也就是谁使用,谁维修。”贺彦伟说,“目前学校有几个老师组成义务保护小组,日常巡查维护,并进行过几次小修小补,所里每个季度也会巡视一次,但大规模的修缮仅靠我们的力量肯定是

不够的。”

据了解,玉皇阁作为一处著名的道教观宫,建筑构造富有特色,建筑屋面由脊饰、吻兽、檐下的板门、槛窗、圆窗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许昌县文物保护管理所2007年向省文物局提交过一份维修方案,但未获通过。

对此,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只有具有文物设计维修资质的单位才能制定维修方案,申请相关资金。许昌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不具备这种资质,是其方案没有通过的主要原因。

贺彦伟说:“维修方案要请省古代建筑研究所、南阳古代建筑研究所这样具有资质的单位来做,但是请他们过来勘探、测绘、制作,需要一定的费用。目前所里没有这笔经费,只能先请有一些相关知识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方案。我们认为,县一高作为使用者有这方面的

义务,所以曾经与学校协商能否拿出一些钱来制定方案,但是还没有结果。”

记者试图联系许昌县第一高级中学,但值班工作人员称目前学校正放暑假,无法联系有关负责人。记者联系上的一位姓蒋的老师表示,玉皇阁不属于危房,在他看来没有维修的必要。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玉皇阁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使用者可以向县政府或直接向省政府申请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首先要将规范的维修方案制定出来。

对此,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的一位专业人士认为,玉皇阁作为学校建筑之一一直在使用,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格局及其背后的权责关系对文物保护有不利之处,但却很难改变。在目前文物保护经费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使用者和管理者可以积极寻求社会团体或企

业的资助,不管是文物保护还是教育领域,关键是要将文物原貌保存下去。

据贺彦伟介绍,位于许昌县灵井镇境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真

观,就是在2002年由当地一家企业出资制作的维修方案。“上报之后省里拨款10万元,加上当地群众的捐款8万元,完成了修缮。”他说。

(本文图片由静洁摄)



玉皇阁在2006年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相关链接

许昌玉皇阁 为天爷庙建筑之一,系道教庙宇,以祭祀玉皇大帝而得名。天爷庙始建于北宋,历经元、明、清,形成前、中、后三进院落,左、中、右并列三进院落的格局,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中阁、后阁和玉皇阁,两厢有钟楼、鼓楼、东西厢房和配殿等。现仅存玉皇阁大殿,其他在民国年间蒋冯大战的战火及“文革”十年浩劫中被毁。

玉皇阁建于高2.5米、宽21.6米的台上,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砖木结构,重檐歇山式。阁高15米,灰色筒瓦盖顶,飞檐翘角,六兽十七脊,红墙赤柱接地。青石柱础外用青砖砌成花栏墙一周,门前有8米宽20层台阶脚踏。阁下有青石方形石柱26根,圆形滚龙石柱一对,28根木柱前后内外林立。阁分两层,上下均带回廊,由阁内扶梯可上楼观景。前排石柱有隶书对联:“道极贵,德极尊,巍巍万天圣主;教至广,法至大,荡荡诸佛神恩。”

玉皇阁1980年被许昌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许昌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